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出版扶持专项

新时期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作品选集

仡佬族卷

中国作家协会编

作家出版社

新时期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作品选集

仡佬族卷

中国作家协会编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仡佬族卷 / 中国作家协会 编.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5063-7509-2

I. ①新… II. ①中… III. ①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②仡佬族-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①I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92986 号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仡佬族卷

编 者: 中国作家协会

责任编辑: 那 耘 李亚梓

特约编辑: 张绍锋 郑 函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442 千

印 张: 27.25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509-2

定 价: 3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出版扶持专项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

总 编 委 会

总 主 编：丹 增(藏族) 白庚胜(纳西族)

副总主编：包明德(蒙古族) 叶 梅(土家族) 乌热尔图(鄂温克族)

总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扎西达娃(藏族) 尹汉胤(满族) 艾克拜尔·米吉提(哈萨克族) 冯 艺(壮族)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哈萨克族) 向本贵(苗族) 孙春平(满族) 吉狄马加(彝族) 阿扎提·苏里坦(维吾尔族) 阿 来(藏族) 李传锋(土家族) 张承志(回族) 杨继国(回族) 金学泉(朝鲜族) 和晓梅(纳西族) 南永前(朝鲜族) 赵剑平(仫佬族) 哥 布(哈尼族) 保伍拉且(彝族) 梅 卓(藏族) 朝戈金(蒙古族) 景 宜(白族) 鲁若迪基(普米族) 蔡测海(土家族) 潘 琦(仫佬族)

秘 书：张绍锋 郑 函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
仡佬族卷编委会

主 编：赵剑平

副 主 编：王 华 戴绍康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华 孔海蓉 安汶华 肖 勤

赵剑平 戴绍康

编辑部主任：孔海蓉

编 辑：周 霞

展示与起点

丹 增 白庚胜

在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中国作家协会正式推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这项工程得到中宣部、财政部的大力支持，旨在按照党的文艺政策及民族工作总方针，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从培养人才、鼓励创作、加强译介、资助出版和理论批评建设等方面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提高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质量，繁荣民族文学创作，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的大发展、大繁荣。

佳作荟萃，群星璀璨。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的一部分，我们编辑出版了“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这是对新时期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成果的梳理和检阅，是我国少数民族发展的大事，也是中国当代文坛的盛事。这套丛书编选了各个少数民族各类题材的代表性作品，集中展示了新时期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繁荣发展的景象，也拓展和扮靓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

中华民族，是由我国 56 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文明，是由我国 56 个民族共同构建的；中国文学，是由我国 56 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我国各民族翻身解放，社会面貌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共和国平等一员的 55 个少数民族，都以自己的方式投身于社会主义的国家建设。文学创作是参与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和内容，因而促使各民族的文

学也逐步走向发展、创新和繁荣。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我国多民族、多语种、多门类与多梯次的文学队伍正在壮大。目前，55个少数民族在中国作家协会都有了自己的会员。他们有的是本民族的第一代作家，有的是本民族作家群的代表，有的在国内和国际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本次入选的作品，是1976年至2011年在国内公开出版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短诗等门类的佳作。长篇小说、长篇诗歌和长篇报告文学则暂列存目，适时另行选编出版。

从语种上看，入选的作品有直接用汉语言文字创造的，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原创后译成汉文的。由于历史文化与生产生活的演变，我国少数民族有的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有的曾经有过但现在不再通用，有的有语言而没有文字。文学的民族特点和民族风格是由多重元素构成的，如语言文字、题材、主题、族属、审美心理、抒情方式、风俗画、风景画和哲学宗教理念等。所以，考查文学的民族性要综合多重进行，避免片面性和单一性。从入选的用汉语文创作的作品来看，他们同样表现了本民族的文化自觉，写出了本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的无袖长衣，而在具有民族精神”。还有很多生动具体事例都证明了运用汉语言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同样可以创作出优秀的民族作品，同时表现出我们很多少数民族作家深厚的汉语言修养与杰出的才智。所以，提倡学好汉语言、用好汉语言也是提高文学艺术质量所需要的。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需要一种通用的语言来便于相互之间的沟通，增进相互的理解。另一方面，一种语言就是一个博物馆。民族语言文字蕴含着民族心理的密码，承载着传统文化特有的审美方式。它在抒情表意方面，有些地方是极其微妙而难以取代的，况且，我国边远的少数民族牧区、林区或农区广大读者受众，还是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最熟悉、最有亲切感。所以，我们必须积极扶持民族语言的创作，发挥民族语言的优势，推动民族语言的创作。《民族文学》增设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和朝鲜五种文字版本便收到了良好的成效。在一个国家，有不同语言文字的创作，在一个民族也有不同语种的创作，这种差异更易于张扬文学自由和审美的效能，激活新的审美感受和艺术张力，更容易形成各个类型的作家之间互相激发、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局面，以保持我国文学发展繁荣持续

性的活力，同时更好的保证众多读者多元性的审美需求。没有差异，不会前进；没有差异，不会多彩；不承认差异，不会有平等。肤浅的趋同论，是不科学的，是无益的。它的实质是单一论、终止论。这也是为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演进发展所验证的道理。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来，每一个民族无论其大小，都有为此民族所有，为他民族所无的优秀特质。文学的根脉在本土，文学创作不能脱离精神母体。文学的原创性和民族性源远流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传承性。从当前直到久远，必须重视文学的民族特点和民族风格。另一方面，既然大家都有优秀的方面，自然也应该有不如别人的地方，这就决定了民族性的鲜明和稳定是与民族的狭隘保守性相悖的命题。民族文化的自信与书写、开掘与张扬，源于那些积极有价值的珍贵特质。这就要求每个民族的作家都能以宽阔的胸怀和开放的态度，积极学习其他兄弟民族的优长之处，并敢于面对世界，积极进行共同交流，善于取长补短，反思追问，以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为依托，创作出具有时代高度和国家情怀，能体现人类共同追求的作品。我国新时期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学作品，都鲜明地体现着这样的文学品格。很多优秀作家也有这方面深切的感受和体验。

我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各少数民族的诗人对本民族独特的社会历史的描绘，对独特的心理素质和感情的表达，对源远流长的民族民间诗歌形式的学习和创新，对珍贵诗歌艺术资源的借鉴和吸纳，使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呈现丰富多样的风格与光彩。从诗歌的话语特征上看，当代少数民族诗歌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话语亮色。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我国进入了全球文化的开放、冲撞和交流的时代。优秀的少数民族诗人们，继承传统，扎根本土，放开眼界吸纳有益的艺术元素，趋利避害自由地驰骋在时代拓宽的艺术空间中。由于政治性不再是文学创作单一的标准，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正放开更丰富的眼界，焕发更通达的灵性，使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彰显出更天然的民族和地域特色。同时，随着世界视野的拓展，诸多带有人类性的艺术体验和诗歌题旨也自然成了少数民族诗歌的书写内容。除诗歌之外，我国少数民族其他题材的文学作品曾相对贫弱。由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社会状态和语言等方面的影响，除若干人

口较多、语言文字成熟完整的民族外，很多少数民族曾经几乎没有小说等作品。建国后，随着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发展，随着各民族之间广泛通畅的交流与互动，少数民族小说创作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得到快速的发展。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小说创作从边缘进入主流，成为中国文坛的亮丽风景，不仅有众多的少数民族作家得过“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优秀儿童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及“骏马奖”，有些还获得国际上的相关奖项，跻身于世界著名作家的行列。

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祖国的根本保证，是国家在世界崛起的应有姿态。在这方面，文学应该走在前面积极发挥历史责任和主动精神。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并在各方面给予了特殊的扶持。1981年周扬同志就曾说过：“民族文学的书，民间文学的书，要适当多出版一些，现在还是太少”，“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精神文明，文学艺术要发展，少数民族艺术也要发展”。特别是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刘云山同志明确提出：“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促进民族团结和谐、实现人民幸福生活的时代要求。”1991年，赵朴初老先生在看到一篇关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文章后，曾欣喜地赋诗一首：“出题能令亿民思，九派群科念在兹，功德日增凝聚力，灵根长发万年枝。”我们坚信，广大少数民族作家不会辜负党和国家的厚望与重托，将牢记使命和宗旨，以自己的勤奋与才华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与人民的优秀作品。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是一个时期成果的展示，又是走向新征程的起点。对于这套丛书，我们坚持科学性、时代性和权威性的标准，怀着使之臻为典藏读本的愿望，进行了认真的组织、策划、编辑和出版。在此，谨向为此付出辛劳的各界朋友致以真诚的谢忱，并对我们的作者和译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2013年11月12日



赵剑平

序

仡佬族总人口近 60 万，分布在我国贵州、广西、云南三省、区。此外，东南亚的越南也有近 2000 人，但大多居住在贵州省遵义市芙蓉江、洪渡河流域。芙蓉江、洪渡河发源于大娄山，均为乌江一级支流。以小见大，古巴比伦有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两河文明，华夏民族有黄河、长江两河文明。而作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仡佬族其实也有芙蓉江、洪渡河一个小圈子的两河文明。事实上，大娄山岩灰洞出土的“桐梓人”化石，使 20 万年前至 30 万年前的人类文明得到了佐证，一环人类发展与进步历史的断链有了衔接。及至大娄山东北部数千年的丹砂开采与提炼，上达皇权，下及民生，都是演绎人类文明的重大事件。从国家 20 世纪 80 年代设置的两个唯一的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来看，仡佬族的这个“两河文明”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主要在洪渡河流域，而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主要在芙蓉江流域。两个自治县仡佬族人口数量，占了仡佬族总人口数量近 80%。从洪渡河畔大坪镇发现的大量汉砖来看，可以认定历史上洪渡河是通航的。当然，洪渡河通航，这跟特色经济丹砂的开发和贩运有直接的关系。芙蓉江虽然不通航，却让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仪”，北上中原，“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以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后汉书·西南夷传》）。而文化上也有



了大的发展。1941年，国民政府析正安县东北部一地，特取尹珍字“道真”命名置县，以纪念这位文化先贤，成了今天的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当然，尹珍影响，远不止芙蓉江流域，“凡属牂牁旧县，无地不称先师”（《遵义府志》）。且今贵阳、重庆诸城市，仍设“尹公祠”以纪念。雨露滋润，福泽绵延。宋元时期，芙蓉江畔冉璚、冉璞，应邀在重庆合川构筑的钓鱼城，阻止蒙古铁蹄南下达36年之久，并让蒙哥汗殒命城下，使远征俄罗斯及西亚各国的部分蒙古军团为了争夺王位被迫退兵回师，从而改写了历史。到了清代，遵义归入贵州版图，郑（珍）、莫（友芝）、黎（庶昌）“清三儒”的领头羊郑珍，字子尹，以尹珍姓名做名字，以耕读为本，再兴办学之风，使洛安江边沙滩一个小小的村落气候大成，人才辈出，著述丰沛，“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钱仲联《论近代诗人四十家》）。“沙滩文化”成了那个衰退的王朝一道亮丽的景观。而大娄山北接巴蜀，东与武陵山交错相连，丹砂为媒，来来往往的客商打尖宿夜，形成一个又一个场镇的同时，也将他们乡土的影子——会馆落地生根。仅距离务川汞矿50来公里的濯水镇，就有四川、湖南、江西气势恢宏的几家会馆。巴蜀文化、巫楚文化多种文化在洪渡河畔碰撞、交融，加之仡佬族、苗族、土家族多民族杂居，山高水险、沟壑纵横的地理因素，地方文化在漫长的演进中已经形成一种独特而又包容、神秘而又开放的品质。

相对贵州省17个世居少数民族而言，仡佬族可追溯的历史源远流长，以久为尊、为长，因而被称为贵州的“古老户”。仡佬族人家办丧事，抬丧、送丧的路上是不丢买路钱的。支撑这种习俗的规则是：作为这片土地当然的主人，是不需要向任何人，诸如鬼神缴纳任何费用的。仡佬族虽然没有文字记载迁徙，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土著”。“仡佬仡佬，开荒辟草”，清楚表明仡佬族是贵州最早的拓荒者，口口相传的仡佬族古歌也有逃生避祸的内容。甚至仡佬族聚居地办丧事，端公做的引魂幡上也写着几十个实实在在的地名，串起来就是一条迁徙路线。历史上，没有经历过战争洗礼的民族是很少的。胜者显，败者隐，仡佬族也不例外。不过，仡佬族作为古夜郎的主体民族在古夜郎消失后，其聚居地归属贵州却是雍正年间的事情。平播结束，改土归流，遵义从四川划入贵州，这种名分的改



变，其实也算一次迁徙。夜郎归汉，失国而又作新的适应与融合，继而又割裂，虽然生活没有动荡，生存没有威胁，但文化上、精神上却毫无疑问受到一次又一次冲击。所谓“古老户”，其实是一个地理概念，即现在贵州版图居住历史最久远的民族。而文化上，仡佬族从巴蜀和巫楚的板块中分化出来，入黔不过两百多年光景。这种历史与地理、政治与经济的特殊性及其相互交错和渗透所形成的积淀，构成了芙蓉江、洪渡河两河流域仡佬族精神与文化原初的土壤。

正是这种复杂多元而又独立大气的文化品质，注定这一片山地文学资源的丰盈与富足，并催生乡土文脉，赋予生于斯、长于斯的文人以灵气与才情，能够历朝历代作家作品涌流不断。继“沙滩文化”“清三儒”之后，现代作家蹇先艾、寿生，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受到鲁迅、胡适一南一北两位大师举荐。而这两位黔北作家之所以受青睐，皆出于一个共同的原因：乡土文学。这种乡土的表达，使得黔北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那一时期，除了蹇先艾、寿生两位代表作家，还有段雪笙、陈沂、卢葆华、肖之亮、秦川等一批黔北文化孕育出来的作家走出乡土、走向时代的洪流。到了当代，小说家石果、诗人廖公弦继承乡土表达的传统，使黔北乡土文学站到了时代高度，产生了广泛影响。十年内乱，劫后余生，新时期黔北作家仍然以乡土文学为正统，结合历史的反思，相继有小说家何士光、李宽定、石定、赵剑平、戴绍康及诗人李发模走向全国。乡土文学几乎成了黔北作家的一种命运，一种走向成功的必然选择。可以说，黔北乡土文学所以能够成为气候，正是黔北地域文化独特魅力的投射与展示。尽管对不同的作家而言，际遇有所不同，理解有所不同，表达有所不同，但黔北地域文化的影子总或深或浅笼罩着这些乡土作家的魂魄，浸染在他们乡土表达的每一部作品中。

毫无疑问，大娄山东南一隅成就芙蓉江、洪渡河“两河文明”的仡佬族文化是黔北地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化能够成为一种范式，一种力量，显然是因为它的民间性、社会性。作为“开荒辟草”的仡佬族及其文化，对黔北地域文化的形成不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还确定了地方文化很多重要的基质。只是因为这个过程太久远，也太平常，让人



没有觉察。比如，20世纪30年代寿生的创作，在黔北乡土的遮蔽下，没有人会留意他的族别，他的仡佬族文化的背景与符号。而寿生本名申尚贤，因务川自治县的申氏是仡佬族一大姓，他应该算这片土地较早的仡佬族作家，只是没有清醒的表白而已。新文化、新文学，他们似乎更多注重了社会功能，而忽略了创作主体自觉的内省。很长一个历史阶段，地方上只有“蛮子”“蛮夷”“南蛮”，没有仡佬族，当然也只有地域文化，没有仡佬族文化。直到20世纪80年代，政治开明、社会进步，国家开展民族识别认定工作，仡佬族人口大增，并相继建立务川、道真两个自治县，而真正“56个民族56朵花”，仡佬族文化才在黔北地域文化中有了自己的标记及社会层面的认同。

仡佬族文学创作的春天终于到来。当然，所有的成功都属于有准备的人。禁锢刚刚打开，整个时代从噩梦中醒来，很多能力还在修复中。虽然文学成了社会最需要的精神食粮，但在艺术上总的还是很粗糙，偏僻遥远的仡佬族文学人才则更是难得。最早带着仡佬族身份创作的作家分别是务川、道真两个自治县的戴绍康、骆长木。戴绍康的《在故乡的密林里》与《滚厂》，表现时代映射下仡佬族山民的生存状态，从熬制柏香油到提炼丹砂，自然环境的残酷，人的意志力的考验，寄寓作家一种隐忧、一种同情。戴绍康最重要的作品还应该数后来发表在《山花》上的中篇小说《塬上风》。这篇小说因其特殊的文化风味而充满魅力，发表后很快由《小说月报》转载。骆长木的《故事，在哪里结尾？》则反映山区小镇女性婚恋观的变化，虽是粗线条的，却透视了时代与社会的进步。赵剑平早在1978年就开始发表小说，但他的仡佬族身份的认定却是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将其发表在《收获》《小说家》《红岩》《清明》《小说界》等大型文学期刊的六部中篇小说结集《远树孤烟》出版后。而此时，已经到了八十年代后期。民族意识终归是一种文化意识。赵剑平的创作从题材到语言原本就有浓郁的地域色彩，有了仡佬族身份，作家及其作品的文化背景又多了一种延伸感。从写人与人、人与社会，到写人与自然、人与动物，赵剑平从仡佬族身份的转换中受到启发，也算自信与自觉，其创作思路有了大的拓展。



新时期的仡佬族文学创作，有差不多 20 年光景女性创作缺位，颇耐人寻味。进入新世纪，王华的长篇小说《桥溪庄》在《当代》发表，以此为标志，仡佬族女性文学创作有了良好开端。《桥溪庄》主要通过一个家庭的溃散，反映了现代生活对乡土秩序的分化瓦解，畸形城市化对农业、农村的撕裂，尤其是对人的精神的撕裂。作品虽然有些阴晦，却也是转型中国当下农村的一种真实写照。继王华之后，肖勤的小说《暖》在《十月》发表后，《小说选刊》转载，又一位才华横溢的仡佬族女作家脱颖而出。《暖》写“三农”问题中最揪心的“留守儿童”问题。作为一位基层干部，也作为一位母亲，肖勤通过人物生动感人形象的塑造，不仅传达了一种忧思，更在一幅尴尬的文化背景图上表现了人情、人性的温馨。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王华、肖勤两位仡佬族女作家，她们的少女时代在相对封闭的仡佬族聚居地度过，而建立家庭开始婚姻生活，则是在另一个相对开放的汉民族文化背景区域。也是在“第二故乡”，她们开始爱好文学并取得创作上的成功。这或许会给我们一个启示：文学植根生活，但没有文化的培育与浇灌，文学是不可能长成参天大树的。

世界的繁荣本来就是阴阳相生相长的结果，仡佬族女性作家的成功，正可以说明仡佬族文学进入了和谐发展阶段。这个阶段，不仅在小说创作上出现了王华、肖勤两位代表性的作家，还在她们的影响下，呈梯队地跟上来一大批新人：冯其沛、申国华、吴明泉、游筑京、黄华娟、余苓、骆礼俊、孟念等。

散文创作方面，安浣华、严新、薛维、落虹、杨超、宋小松也出手不凡。诗歌创作除了 20 世纪 90 年代就活跃在诗歌界的司马玉琴，新世纪还出现了伍小华、王富举、王少龙等年轻诗人。尤其是伍小华，视力几近于盲，写出来的诗透着一种力量，虽柔软而安静，却坚韧而恒久。其诗作常见诸《人民文学》《诗刊》等大刊名刊。从他身上，我实实在在感觉到了一位仡佬族诗人本真的精神品格。

仡佬族文学是生长在仡佬族文化土壤及黔北地域文化土壤里的一棵树。当今世界，文明冲突、文化交锋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很多文明的景观已经颓败，很多文化的风光已经黯淡。而中华民族作为地球村的重要成



员，正是因为悠久的历史文化及丰富多彩的各民族文化，能够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文化也充满自信与自觉，影响世界，引领时代。面对未来，我们的文化从来不乏扬弃与创新，总有不同凡响的高唱。面对挑战，我们的文化总有包容与吸纳的力量，能够垒砌新的高地。这之间，正是文学的强调与专注，使文化灵动而生机盎然。正是文学的冲击与震撼，使文化神奇而魅力四射，国家幸，民族幸，文化幸。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没有文学，血脉是很难流动起来的。

可以说，作为一名文学艺术工作者为国家担当、为民族担当的时代已经到来。仡佬族文学改革开放 35 年以来出作品、出作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在中国文学大背景上，我们还有很多方面没有做好。比如，我们用公共文化元素创作的同时，是不是可以更多地调动本民族的文化元素进行创作？中国文学应该有自己的样式与品质，而仡佬族文学也应该有自己的风姿。世界大同，文化融合，不等于文化灭失，甚至颠覆。我们的文学在大趋势中应该有一种坚守，在关注人的命运的同时也为民族文化、乡土文化建档立传，为未来越来越多的灵魂浪子留一条回家的路。面对浮华与混乱，我们的文学其实也应该致力于民族精神、乡土符号的培育与打造，为民族与乡土的福祉追梦寻梦推波助澜。

是为序。

2014 年 5 月 9 日·遵义



目 录

序	赵剑平 / 1
---------	---------

小 说

故事，在哪里结尾?	骆长木 / 3
青色的石板街	赵剑平 / 12
帽 筒	戴绍康 / 63
獭 祭	赵剑平 / 68
塬上风	戴绍康 / 78
白 羊	赵剑平 / 106
牌 坊	夏世信 / 113
杀跑羊	赵剑平 / 118
阳台上的女人	刘世杰 / 131
年末岁尾	罗遵义 / 136
逃走的萝卜	王 华 / 146
洪渡河畔的女人	黄华娟 / 158
旗	王 华 / 167
把窗子关上	游筑京 / 208
歌者回回	王 华 / 216
丹砂的味道	肖 勤 / 229
暖	肖 勤 / 243
猪 仙	申国华 / 267
大 磨	冯其沛 / 281